



重庆老城南纪门对岸的黄葛渡，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说它是“黄葛峡” “断岸高千尺”，黄葛渡曾经是峡谷？

□姜孝德



黄葛晚渡



古老的巴渝大地，有一个渡口曾被文人墨客千百次地歌咏，说它是桃源仙渡。这渡口在哪呢？其实它就是重庆城南纪门对岸的黄葛渡。

历史上，写黄葛晚渡的诗歌多如牛毛，但写得好的却不多，清人周开丰写得不错，但有人批评说此诗有些阴冷，不如宋人余玠写得亮丽。余玠的诗曰：“龙门东去水和天，待渡行人暂息肩。自是晚来归兴急，江头争上夕阳船。”

岁月像一匹奔腾的野马，从远古而来，又向未来而去，从未停顿。历史在这野马的奔腾中，一页一页地翻过，许多不可一世的人物瞬息间便如落叶，化归尘土；许多荣华富贵刹那便如一场梦，烟消云散。而“黄葛晚渡”则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诗人，它在诗人的笔下永生了。借此，它得以红颜不老、得以穿越历史的河流，来到我们的面前。

1 南宋前就有了黄葛晚渡

黄葛晚渡由来已久，至少在南宋时就已经有了，它曾是渝城八景之一，并成功地躲过了王尔鉴的淘汰，进入到巴渝十二景中。

黄葛渡位于今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下游几百米处，是古代重庆城往南的重要渡口。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说：“江水又东，迳黄葛峡，山高峻险，全无人居。”《名胜志》引《图经》云：涂山之足，有古黄葛树，其下有黄葛渡。《一统志》谓，即黄葛峡谷也。那时的黄葛渡是何等的荒凉哟，渡口怕也不存在。郦道元说的“黄葛峡”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，真的很难看出这里曾经是峡，原因就是这里不像别的峡那样逼窄，最大的可能是峡的两岸原为泥土的坡岸，常年遭江水冲刷，致使水土流失、江岸后退，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不过，以古人的诗句做证，黄葛峡历史上可能真的存在过：“黄葛覆江滨，断岸高千尺。”（王梦庚《黄葛晚渡》）至今看看，长江南北两岸还是那么高，只是开阔了些罢了。

黄葛渡得名，当然与黄葛树有关。传说，一位高僧来到黄葛渡过江，不料遇上江水猛涨，船工都不敢划船，封了渡。高僧有事忙着过江，于是摘了一片黄葛树叶投掷到水里，然后跳上树叶——那树叶竟像着了魔的船，箭一样飞向对岸。因此，得名“黄葛渡”。

不过，较容易被人接受的缘由，是渡口有一棵大黄葛树，来去的人们都喜欢在树下纳凉、小憩，后来便以树为渡口命名。清人张九铨有诗曰：“江村图画中，夕阳半明灭。老树旁屈盘，垂荫几千尺。去棹破残霞，回帆挂新月。四顾但苍然，长啸江天碧。”清人姜会照则写道：“老树根盘古渡旁，珊瑚秀插水中央。”

2 在诗人眼里它美得无以复加

这棵树在南岸还是北岸？先前，我一直没弄明白。古人说的“渡”几乎都是说的某一边，而不是整个渡口。黄葛渡，明人曹学佺在《蜀中名胜记》中就直言在南岸：“涂山之足，有古黄葛树，其下有黄葛渡。”而对黄葛渡说得最多的，应该还是乾隆年间的《巴县志》，上面说：“南纪门外大江对岸南城坪，有黄葛古树，偃盖渡傍。江横大洲曰珊瑚坝。舟子曲折行乃达彼岸。雨余月际，遥睇江烟苍茫间，舴舺往来，飘如一片，亦佳趣也。”因为这段文字也出现在王尔鉴《黄葛晚渡》一诗的小记中，故而也有人说是王尔鉴语。南岸叫黄葛渡，而北岸却叫粪码头——顾名思义，这里是重庆城大粪的输出码头，那个时候农人不用化肥。粪码头不雅，后来多写作

茄子码头，为什么？我就不清楚了。

黄葛渡与渝中区的南纪门虽说是隔江相望，但要渡江实非易事。冬天，江河枯瘦，亮出一个苍苍的珊瑚坝，横亘在黄葛渡与南纪门之间。虽说珊瑚坝位于渡口间的只是末端，但也宽大得让人生怕，此时要渡江，得穿过珊瑚坝才能上船。最艰难的是江水欲退未退时，珊瑚坝还是一个江洲，内河的水浅了，船靠不拢岸，人要涉江，然后走过珊瑚坝才能上船。冬天，雾大了，船夫不敢行船，只得“扎雾”，等日出雾散才敢开船；夏天，洪水泛滥，水势猛如蛟龙，要从此地过渡，就难上加难了，要么冒死一渡，要么得等几日，待水势消退后再渡。难怪清乾隆进士罗惔要感叹道：“岷水东经黄葛渡，横江一叶畏人多。”小舟如叶，穿行在波涛里，一起一伏，有几人不怕？

黄葛渡，一叶小舟穿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几多辛酸，几多沉浮。也许是诗人多情，也许是诗人旷达，也许是黄葛渡很能让诗人触景生情……

反正，在诗人们眼里，黄葛渡真是美得无以复加。最让诗人们心动的时分，当数傍晚之时。夕阳残照，余晖满天，长江流金淌银，几只归帆逆流而上，迅速从眼前划过，追日而去；三两只水鸟追逐着白帆，发出阵阵鸣叫；一叶扁舟从江对岸飘摇而来，在江面划出一条弯弯曲曲的水纹；舟子亮开嗓子唱起高亢的川江号子，这独具巴渝魅力的《竹枝》撩动了游子的乡愁，泪水在不知不觉中落了下来。待到天暗月出，江风徐来，渡船横江而来，江面泛起烂银似的波澜，那船好像是航行在梦里，让无数的诗人目睹此景赞不绝口。

3 黄葛晚渡美在一个“晚”字

黄葛晚渡为何美，我们还不得不承认，它是巴渝十二景中一个独特的品种——渡口。

琢磨巴渝十二景的景点之美，我们不仅要细品景物之美，更应思考观景对当时的观者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变化。我曾设想，清代文人为何喜爱黄葛渡，仅仅是因为它的美丽？其实，黄葛晚渡美在一个“晚”字，把宋人余玠的诗和清人的诗作一个比较，答案就很清楚了。余玠写的是夕照中的渡口，而清人的笔下多是夜幕四合、视界茫然的晚境。这时渡江，人对彼岸一片茫然，极易让人联想到人生旅途或仕途，政治的不开明，使每个人对前途、对未来都有一种担忧。巴渝诗人张九铨在《黄葛晚渡》诗里，便倾诉着这样一种感慨：“四顾但苍苍，长啸江天碧。”夜幕锁江津，凄迷忧前程。此景触动诗人情怀，于是明写渡口，暗示人生的凄美诗行便诞生了。津渡历来是行游诗人，特别是谪迁的官僚伤世感怀的地方，究其原因，应是津渡乃再行之起点，而前程又殊难预料。秦观那首传唱千古的《踏莎行》，便集中体现了这种情怀：“雾失

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……”既然前途难料，那为何又不归去呢？其实，那时的读书人唯有通过仕途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才能达到荣宗耀祖的目的，因此再难也得前进。

站在黄葛渡边，我默默地注视着脚下的长江，风从耳边刮过，絮语着历史的沧桑，絮语着王尔鉴们的诗词曲赋，絮语着那个古老而优美的传说……江面上，已看不见渡船，那片片白帆也已飘进了岁月的深处。我的眼前是长龙般卧在江上的石板坡长江大桥以及复线桥，是桥上川流不息的车辆；我的脚下，则是欲与江流比长短的南岸滨江路……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虽然，山，还是那座山；江，还是那条江，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赋予了“黄葛晚渡”全新的内涵。夜幕降临时，长江大桥上千盏明灯一齐点亮，美丽如同彩虹卧江。这样的“渡口”，难道不比黄葛古渡更美？这样的“渡口”不受洪水阻拦，不被大雾隔断，难道不比黄葛古渡更方便？

上了点年纪的我，喜欢怀旧，就像游子喜欢怀乡一样。喜欢在夜深人静时，泡一盏花茶，让混合着茶味的花香飘满书房，然后打开线装的乾隆《巴县志》，读王尔鉴们写的《黄葛晚渡》。读着古人的诗歌，我仿佛又来到了黄葛渡边——1970年，我哥哥在重庆化学试剂厂工作，我经常去，也就常过黄葛渡。此渡，夏天还好，江水涨至城下，出南纪门，下坡直接就上船。秋末与冬天，乃至第二年的春天就麻烦了，一般来说都要过碛坝，有时甚至要涉水，才能上碛船，然后再上小机动船。人上了、门关了，缆绳解开了，碛船工人一声哨响，轮渡启航了。机动船“吐吐吐”的响声，仿佛是一台打字机，把一切都打进了我的记忆深处，至今我仍可重复当时的细节。过江上岸，正对是黄葛渡牛奶场，背后是一堵似墙的高坡，长着藤蔓荆棘。右侧边是一条大沟，很深。沟的右边有一条石梯路，沿着山脊修筑，拾级而上。回首往事，历历在目。

偶然一次，女儿带着我和老伴去转南坪，转着转着就到了一个公园，抬头一看结果是“黄葛晚渡”景点。四处环顾，竟然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，更无丁点荒野、也找不到一丝荒凉，骤然感叹，岁月流逝，沧桑变迁，半个世纪的光景，重庆城不知扩大了多少倍。坐在临江的条椅上，面对长江，我闭目无语。思绪远行，遥想当年那个声名远扬的巴渝十二景：黄葛晚渡——猛然间，我惊醒了，难怪今日的人们不承认黄葛渡曾是江之峡谷呀，因为变化实在是太大了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1951年地图上的黄葛渡与粪码头



黄葛晚渡公园(黎忠虎 摄)